

# 體驗是 體諒的開始

■周玉綉

在國小當級任導師，除非無心做，否則一天的工作量絕對累人。上至學生午餐，下至尿液採集、蟣蟲檢體收集，吃喝拉撒睡，樣樣要參與，樣樣要關心。

「累死了」便成了我每天下班回到家的口頭禪。不知是聽的人麻痺了不痛不癢，還是喊的人習慣成自然，久而久之，聽的人再也不覺得妳真有那麼累。

本來我的用意是要告訴孩子，媽媽工作很累，要他們多幫忙家務。誰知，不但起不了作用，連從事教育工作的另一半都難以想像我教書的累。唉！豈只是隔行如隔山，連不隔行都如隔山了！

一次因緣際會，暑期過後開學不久，學校需要為期兩周的短期代課老師。在我大力慇懃下，剛考上大學的女兒欣然就往。

誰知教了三天下來，女兒回到家裡軟癱成一團，直喊腰痠背痛、吃不消（這還不包括批改作業）。我心想，後面還有得瞧呢！果然不到一星期，學生跟她混熟了，連休息時間都得犧牲去「與小朋友同樂」。

接下來那一星期，可以說是靠著最後那一分僅存的不服輸及不信邪，勉強把這短期的代課工作完成。

開學了，她要到學校讀書，寫了一封充滿感性的信放在她父親書桌上。大意是：媽媽在學校工作勞累，請爸爸多體諒媽媽工作的辛苦，在家務上多幫忙。

喊叫了那麼長時間，說教了這麼多，原來抵不過一場短時間的體驗！

藉著這一次親身的體驗，女兒終於直接感受到媽媽工作的繁重。平常我的吶喊、我的說教，只不過是一堆冗長而令人生厭的教條，聽了過耳即逝；而這一次生活體驗才紮紮實實刻畫入她生命的扉頁，然後提升至對人對事的體諒與認識。對我來說，這才是教育；對她來說，這就是成長吧！

(聯合報)